

目 录

资源县沿革·····	县志办、县政协文史资料组	1
周、王两派斗争始末概述·····	于兰阶	6
从竞选资源县伪国大代表到参加南京绝食请愿的一幕罪恶丑剧·····	周 游	10
资源县教育发展概况·····	县志办、县政协文史资料组	22
资源县中峰乡“桂”字科班·····	邱盛元整理	28
资源县基督教简史·····	姜国恩	34
日寇入侵资源暴行·····	唐建华整理	38
鱼水情深·····	朱振中	41
沟塘湾伏击战·····	廖 敏 欧阳辉 曾昭儒	52
活捉王彝·····	曾昭儒	60
李世德、雷再浩起义·····	于兰阶、赵 雄	65

资 源 县 历 史 沿 革

县志办、政协文史资料组

一、县名由来

资源古无县置，今县地原属全州、兴安分辖。东北部原属全州，因位于全州之西，故称西延。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始建县。因是资江发源地，资江自南至北贯穿全境，故名资源县。

二、沿 革

1、建县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今资源县地在当时为长沙郡属地。

汉初，今资源县地为长沙国属地。到汉后复置长沙郡。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资源属零陵郡零陵县地。

三国时代，资源属吴国，仍为零陵郡零陵县地。

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置湘源县，资源属零陵郡，湘源县地。

唐朝，资源仍为湘源县地，属永州，隶江南道（今湖南、湖北）。

五代十国，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改湘源县为清湘县，资源为清湘县地。属全州所辖。

宋朝，清湘县之名不改，资源仍为其属地，属荆湖南路全州。

元顺帝至正时，改土归流，分清湘县地设西延巡司，资源为西延巡司地。后撤销，复归清湘县，属湖广行中书省全州路辖地。

明朝，资源为全州西延和兴安西北境地，太祖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复设西延巡司，驻大埠头（今县城）。属湖广永安府全州辖地。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全州划拨广西桂林府所辖。从此，资源遂为广西属地。

清朝，分全州西部之地置西延土州，资源为西延土州地，由全州承审，属桂林府。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改为西延分州，设州同于钟楼底（今中峰观田沙州坪）。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迁回大埠头。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降全州为全县，今资源的大合、中峰、延东、梅溪、瓜里等乡（镇）为全县所辖，称西延分区；今车田、两水、河口等乡属兴安县所辖，称西外区。

2、建县后（至解放）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分全县的西延区及兴安县的西外区设置资源县。属桂林专区，这是资源县得名之始。

资源建县后，全县下设十乡、七十八村、三街，一千二百一十甲。延东乡设七村两街，延中乡设九村，中峰乡设八村，

枫木乡设九村，五排乡设五村，梅溪乡设七村一街，瓜里乡设八村，车田乡设七村，延北乡设八村，潯源乡设十村。

3、解放后

1949年11月19日，资源解放。

1949年12月1日，成立资源县人民政府，县治大埠头。全县设四个区，第一区设在大埠头，第二区设在油榨坪，第三区设在梅溪街，第四区设在车田。

1952年7月，撤销资源县制，将一、二、三区（延东、中峰、梅瓜）划归全州县，成为全州县十二、十三、十四区，第四区划归兴安县，成为兴安县第十区。

1954年3月，恢复资源县制。全县分中峰、延东、五排、梅溪、瓜里五个区，四十五个乡。后五排改成苗族自治区，下设十四个民族乡。

1958年4月撤区并乡，除五排十四个民族乡不变外，其余四个区的三十一个乡并为：中峰、枫木、延东、内官、晓锦、大湾、梅溪、葛藤坪、福竹、瓜里十个大乡。

1958年10月实行人民公社化，成立中峰、延东、梅溪、瓜里、五排五个人民公社，下设四十九个大队。

1984年体制改革，全县改划为七乡一镇：大合镇、中峰乡、延东乡、梅溪乡、瓜里乡、车田苗族乡、两水苗族乡、河口瑶族乡。

三、版 图

1、位置面积

资源全境处于桂北越城岭西侧与雪峰山向东南延伸余脉相衔接地带。为桂东北边陲一个山区县，属桂林地区。处于北纬 $25^{\circ}46'8''$ 至 $26^{\circ}20'22''$ ，东经 $110^{\circ}15'50''$ 至 $111^{\circ}55'10''$ 之间。东与全州县交界，南与兴安县，龙胜各族自治县相毗邻，西及北部与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和新宁县交界。东西最大横距47.0公里，南北最大纵距63.4公里。全县总面积1,954平方公里，合2,931,000亩。县治大合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555公里。

2、人口

据历史资料考证：

明洪武时，总人口1300多人。

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1024户，人口4380人。

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1832户，人口6624人。

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2226户，8516人。

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2919户，12316人。

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3542户，17439人。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4945户，22113人。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建县时全县人口为66955人。

1949年，72575 人。

1954年，81543 人。

1956年，85857 人。

1958年，89724 人。

1969年，113131人。

1976年，132218人。

1980年，141555人。

1985年，152435人。

3、民族

资源是个汉、苗、瑶等民族杂居的山区县。苗族主要分布在车田、两水、河口及梅溪茶坪等地。瑶族分布于车田、两水、河口及中峰的八坊、社岭、延东的蒋家山、石溪头、金山等地。县城和一些地方还有解放后从外地调进的侗、仡、壮、黎、满、纳西、蒙等民族居住。据1984年统计，全县少数民族总人口为2291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3%，其中苗族18749人，瑶族3925人，其他少数民族共244人。

周、王两派斗争始末概述

于兰阶

民国后期，统治资源的官僚地主阶级之间，争权夺利，各树势力而分裂成为两大政治派系，一是以周游为代表的“周派”，一是以王潜为代表的“王派”。两派之间明争暗斗，持续十多年之久，直至解放前夕。

周、王两家都是本县浔源乡的官僚地主，既是亲戚，又是世交。周游、王潜都曾出任过资源县长，周之兄弟三人和王之兄弟四人都在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任要职，都有一股政治势力。周游、王潜离任资源县长后，虽都在外地供职（周官至广西省政府諮议，王官至广西省八专区政务督导），然其在资源县政界中和地方上的影响却未因之消除，反而与日俱增。

周、王两家早因在乡里中发展封建势力就有了矛盾，形成两个对立门户，随着封建势力的扩展，影响遍及浔源、车田两乡，成为两个对立的小集团。及至王潜出任资源县长期间（1938年12月——1944年5月），举办干训班，培植任用亲信，排除异己，县政府机关重要职位，以及乡村长骨干、学校教职员等，几乎全为王之势力所据；同时，实行“二五”减租、征兵抓丁，以及禁烟禁赌等，直接触及周家小集团和一些政界人士、地方士绅的利害关系，遂以张度、朱彝等倡首，联名控告王潜执政十大罪状，得到一些政界人士和地方士绅同情和支

持，但一些受王庇护的政界人士和地方士绅则维护和支持王潜继任县长，官僚士绅之间由此产生裂痕。王潜去职不久，周游出任资源县长（1944年7月——1945年2月），县政府机关要职，以及乡村长骨干、学校教职员等，复为周家势力所取代。周游任职虽属短暂，然王家集团犹时思报复，每窥其劣迹而攻之，官僚士绅之间进一步分裂成派，影响遍及全县。周培垣、杨韜、张度、朱彝等与周游至交而结为“周派”，蒋之光、蒋之才、李报琼、熊照南等，则依附王潜而结为“王派”。两派势力在资源县政治舞台上明争暗斗，连年不休。上自政界人士，下至地方士绅，无有不卷入者。1947年“国大代表”竞选期间，两派斗争发展到了白热化。

1947年秋，开始酝酿“国大代表”候选人，“周派”提名周游（当时在梧州供职）参加竞选，“王派”提名延东乡人士蒋之才参加竞选。竞选序幕拉开，一阵紧锣密鼓，两派骨干人物积极活动，首先各大户筹集竞选活动经费，继而分别成立县、乡两级竞选办事机构，各设专人负责。“周派”有周游之弟周天齐亲自出马活动，并以周培垣、杨韜、张度、朱彝等十二人联名发出《推选周游为国大代表并介绍其德业事迹告全县同胞书》，“王派”有王潜之兄王彝为之出面奔跑，并以王潜、王彝、唐斯盛、卢权等联名发出《蒋之才竞选国大代表介绍信》。两派为利用骨干拉选票，都杀猪宰羊，每天十桌八桌请客吃饭，讲条件，拉关系，封官许愿，奔赴各乡游说，一时弄得各乡选区乌烟瘴气。两派之争进一步扩大，影响既深且广，

几乎全资源的家家户户都卷入了这个派系斗争漩涡，在竞选中，不但亲友之间有各投一方的，甚至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也有各向一方而互不相让，终日争吵不休。

新桂系头头李宗仁要参加竞选副总统，对广西各县国大代表的竞选都极关注。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广西省国大代表选举事务负责人韦贻唐，曾几次电促周游亲回资源谋划，再三叮嘱“势在必得”。11月选举前夕，周游回到资源，与各方人士接触谋划一番后，亲赴梅溪乡进行活动。在咸水口选民大会上，周游上台演讲，话未说完，王彝闯来，打断周游的话，争上讲台演说，闹得双方都极尴尬。

1947年11月下旬开始选举，各乡选区同时举行。由县长蒋作庸担任执行委员，王彝担任监察委员，负责选举一切事宜。每乡分个选区，各选区负责人员由周、王两派协商选定。选举期间，各选区都有县民团司令部派员负责维持治安，有些选区（如中峰、延东）在选场外围架机枪，两派骨干人员（其中有带武器的）游弋选场内外，互相监视，稍有不满意处，便摸枪挥棒，气氛极其紧张，选民进入选场，战战兢兢。同时两派都布置专人四出加紧活动，笼络选民，凡投本方一票者，发给酬金，也有个别他方选民临时改变主意而投本方一票者，则酬金加倍。三天选举投票结束，在县城集中开票，结果周游获多数票，击败对手蒋之才，当选为资源县国大代表。“周派”一千人员为之鸣炮庆贺，周游则大宴宾客，以表谢意。这次竞选活动，周、王两派都耗巨资，仅周游一家便花法币四亿元，约折

光洋四千元。

竞选告一段落，两派斗争仍在继续。“周派”急急组织成立“宪政促进会”，“王派”急急组织成立“宪政协进会”，以进一步维系其派系之巩固和发展。

周游竞选获胜回到梧州，正在得意，突然接到由广西省党部转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一纸通知，大意说：“贵同志被资源县选为国大代表，现经各党派协商，须让与民社党未获选中之代表王啸，应请顾全大局等等……”周游遭此一击，顿时撕毁通知，但在当时权势之下，亦无可奈何。

1948年2月，资源县秉承上级旨意，在各乡公所内部草率给王啸履行补选手续。

1948年3月下旬，王啸以资源县国大代表资格出席南京国民大会。周游等全国被迫“退让”代表四百余人聚集南京，成立“联谊会”，组织“绝食请愿团”，在国民大会堂进行绝食请愿，散发《绝食请愿书》，公开向蒋介石发起抗议，给蒋介石制造困难。随着事态发展，惊动了中外记者，闹得满城风雨，成了中外奇闻。最后，四百多名被迫“退让”代表得到蒋介石发给一纸“这一届不得参加开会”的代表当选证。一幕“绝食请愿”闹剧不了了之。

一场国大代表竞选拚搏之后，当时蒋家王朝行将覆灭之际，国事如麻，长期统治资源的周、王两大政治派系之间的矛盾暂被掩盖，直到资源县解放，这两股势力终被历史洪流冲刷，土崩瓦解。

从竞选资源县伪国大代表到参加南京 绝食请愿的一幕罪恶丑剧

周 游

广西伪国大代表竞选，是由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包办的。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是黄旭初，副主任委员是韦贻唐，书记长是罗广福代理。

一九四七年我在梧州输出入管理分会工作，六月间，我一个在省党部当科长的兄弟周方荃写信给我，说省党部已决定提我做资源县伪国大代表竞选人，并已经在帮我做初步布置工作。又说：韦贻唐要他转告我，假使我能够抽身，最好能回桂林面谈一下。

我由梧州回到桂林，见到了韦贻唐，也见到了黄旭初，他们告诉我资源县的竞选对手是民社党的王啸，王家在资源很有力量，要我设法应付，势在必得。韦贻唐并向我透露了李宗仁将来要竞选副总统，需要我们去南京帮忙的消息。

在桂林，我和我的第二、第四兄弟作了详谈，作出竞选计划，由第四兄弟周天齐回资源活动。那时资源国民党县党部书

记长周培垣，县参议会议长杨韬，省参议员李华，都是我的知心朋友。周天齐回资源和他们商量行动，我们有省、县党部和县参议会支持，又有钱，并且有亲友帮助活动，民社党的王嘯是不在话下的。于是我又由桂林回到了梧州。

到了十月，我兄弟来信，说民社党王嘯的弟兄王潜、王彝都做过资源县长，他们竞选活动很用力，不可轻视，如果我能抽身，最好能回资源一行。十一月，选期快近了，我接到韦贲唐一封电报，促我即回资源。我由梧州赶到桂林，黄旭初和韦贲唐告诉我，关于竞选，虽然布置了下去，你自己还是要亲自回去一下，把握会更多一点。黄旭初又向我透露了李宗仁将要竞选副总统的消息，将来需要有人在南京帮助搞竞选活动，叫我暂时保守秘密。关于党派的选举竞争问题，黄旭初说，当然自己的党帮助自己的党员竞选，以后的问题留到以后再说。黄旭初亲自向我打气，务期势在必得。

第二天我赶回资源，和我的兄弟亲友们会谈，他们都说一切都布置好了，只差梅溪一乡还没有解决好，要我亲自去跑一趟。并说王彝也亲自在梅溪活动。那时全资源都密锣紧鼓，竞选人除了民社党的王嘯之外，还有一个资源的大地主蒋之才也参加竞选。大家都请客吃饭，杀猪宰羊，讲条件，拉选票，封官许愿，闹得各乡选区乌烟瘴气。我在资源的竞选办事处设在我的妹夫家里，每天三餐，都有十桌八桌客。

我由资源县赶往梅溪，先到大滩头李国用家里。李国用、李国光兄弟是梅溪地方派的头头，我到他们家里做客，算是登

门拜府，对他们来说算是很有面子的。而我自己的原籍又是湖南新化人，因此，梅溪乡素有争执的地方派和湖南派都站到我这一边来了。选举那天，民社党的王嘯，没有得到多少票。整个资源各选举区我得票都以压倒之势击败了民社党的王嘯和大地主蒋之才。我得票最多当选为资源县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经过这次竞选，资源出现了周派、王派，地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经常作狗咬狗的斗争，差不多全资源的家家户户都卷进了这个派系斗争。

我没有回到我的老家两水乡，就直接由资源县三千界至百里村搭火车回到桂林，见到黄旭初、韦贇唐，他们向我致贺，我向他们诉苦，我说我花了不少钱（大约四亿法币，约合光洋四千元），黄旭初微笑，韦贇唐则说：“你家里有钱，怕什么，将来还可以拿回来的”。我在桂林住了几天，便去梧州了。不久，我接到由广西省党部转来党的总裁蒋介石一个通知，大意说：“贵同志被资源县选为国大代表，现经各党派协商，须让与民社党未获选中之代表王嘯，应请顾全大局等等……。”我接到这个通知后，把一腔怒火集中到蒋介石身上，觉得他妈的真扯淡，马上撕毁了那个通知。我写信给黄旭初、韦贇唐，问他们怎么办，他们也从无复信。我心里感到苦闷，意兴索然，天天喝酒打牌，排遣岁月，久而久之，也就淡忘了。

到了一九四八年三月中旬，韦贇唐由南京打来电报，要我去南京，但没有说明事由，我也就置之不理。又过了几天，已经是三月二十二日了，由韦永成、韦贇唐联名，接连来了两封电

报，一封告诉我关于退让的代表在南京成立个办事处，正在进行工作，可能有希望不退；一封说李宗仁决心竞选副总统，要我去南京帮忙，立即搭飞机，幸勿迟疑。我对于国大代表的事情，早已意兴索然，但接连收到两韦来电，不禁心里又有点动起来，一夜之间，下定决心，不妨去南京看看情况再说。二十三日由梧州到广州，二十四日即由广州坐飞机到上海转南京。二十五日上午我在韦永成家里找到韦永成，恰好韦贇唐也在那里，他们向我介绍了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需要各处帮助拉票的情况；又介绍了各省被退让的代表在碑亭巷中南中学组织了一个民选代表联谊会办事处，正在进行团结斗争，看来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我们没有人在这个办事处里面工作，你是被退让的代表，大家商定，这个工作等你来。这时我完全明白了他们打电报要我到南京来的原因，但我没有表态。韦永成见我吭声，以为我旅途疲倦，即刻叫人弄点咖啡来吃。我还是没多讲话，也不表态。于是韦永成要我和他去见李宗仁。韦贇唐则去中央饭店。韦永成和我到李宗仁住处，楼上楼下都是找李的客人，李正在和甘介侯讲话，见到我和韦永成，叫我们等着。一刻，李宗仁叫韦和我随他进一小房，关上门，李对我说：“现在有件事要你来帮忙的，各省市被退让的代表成立了一组织，我们没有人在这个组织里面工作，我们广西也有被退让代表，你也是被退让代表，现在这个工作完全交给你，详细做法，和永成商量。好，你们去吧，我还有事情。”

韦永成送我到中央饭店，那里已经给我准备了房间，两人

又谈了一顿，他走了。于是我关起房门来边休息、边想。我想到面前的问题，是需要我来帮李宗仁充打手，我究竟打不打呢？论帮口，我是桂系的一分子；论公情，李宗仁是我的上级；论私谊，李宗仁待我也不错。我回忆，一九四〇年，我和张文鸿、牛秉鑫带了八个补充团去安徽，路经老河口，李宗仁请我们吃饭，在饮酒间，李当着众人称许我，留我在长官部任参议兼政治部的组长。后来，又派我兼战区经济委员会秘书。一九四二年春，李又派苏新民和我回到桂林接收桂林市政府。一九四五年我摔掉资源县长跑到重庆，闲住了几个月，黄旭初到重庆，没有办法帮我解决工作问题，后来李宗仁到重庆，我去看他，他说，我们广西人在中央工作的太少，你要在重庆找个工作住下去才好，他要我写个履历片交他，没有多少天，广西驻渝办事处主任杨孝先（贵州人）来找我，送给我一封任令，是中央粮食部任我为视察，杨说这是李宗仁交给他，要他亲自送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由南京到北平，住在六国饭店，做了李的客人，李经常找去吃饭谈话，没有将我做外人看。他今天需要我，我应该出力帮他充打手的。何况他竞选成功，我也可以青云直上，我又何乐而不为？至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反对蒋介石违背政协决议，独裁地开伪国大，想制定一套不合民意的宪法来加强动员“戡乱”的事情，我也并不是没有想到，总以为中国内战还需要十年八年，共产党才能取得天下，似乎还不必着急。于今既然到了南京，势迫处此，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回避，只有唱演了目前这台戏再讲。

韦永成派一部小汽车把我送到碑亭巷中南中学，正有很多人在坐着，好似在开会。我走进去，问明了是民选代表联谊会办事处，于是作自我介绍，说明自己籍隶广西，现在北平行辕任参议，是民选而被迫退让的代表，特来报到，愿与各位患难与共，一起团结斗争到底。他们听到我是广西人，又在北平行辕工作，一定和李宗仁有关系，而李宗仁是要竞选副总统的竞争者，因此，大家热情地起身让坐。由一位江北口音的代表（后来知道他叫朱紫珊，是当时开会的主持人）向我大致介绍了联谊会办事处一些情况，并向我介绍了当时在座的代表姓名，彼此握了手。当时中央饭店大部分房间，都是李宗仁竞选事务所包下来了，我在散会后顺便拉了几位代表到中央饭店吃西餐，东谈西谈，以便多了解情况，后来他们谈到办事处经费困难，需要捐款，我答应尽力想办法。第二天我就打进了联谊会的核心，参加了他们的领导，他们有事都和我商量。

广西兴安县被强迫退让代表唐民亚来找我，这个矮子是我的老朋友，我立即带他到碑亭巷的代表联谊会报到。然后和他谈问题，商量携手合作，在采取实际行动时，不能回避，一定要勇敢带头，他表示一切愿听我的。我告诉他第二天要去我吴铁城、陈立夫、张历生辩论问题，上午九时在碑亭巷办事处集合。唐是另住一家旅馆。

当晚李宗仁竞选事务所送来了四千万元，这是我打电话给韦永成，韦永成要事务所送来的。我留下一千万元自己开支，三千万元在第二天早上送碑亭巷办事处交给联谊会的负责人，

说明这是我捐献给办事处的经费，作临时开支用的。一些代表见我这样慷慨，明白我的来头不小，背景一定是李宗仁了。我也正希望他们这样理解，才好于中行事。大家除对我表示好感之外，都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是最有希望的，他们表示拥护。

九点钟，人齐了，分乘八部大小汽车，一部份去吴铁城公馆，一部份去陈立夫公馆，一部份去张历生公馆。唐民亚也来了，他参加去吴铁城公馆，我参加去陈立夫公馆，谁知吴铁城、陈立夫、张历生早就闻风而逃了，不敢同这些民选代表见面。我们就坐在他们的公馆等。直到晚间十时，都无结果而回。

三月二十七日，蒋介石以国大开会期迫，他为了要与民、青两党合作，共同扮演假民主来欺骗民众和得到美国主子的欢心，特以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发表重要声明：大意说：兹当国民大会开会之前夕，若干代表当选资格，因政治与法律观点之不同而尚未解决者，余乃负责予以解决。……本党同志应本于尊重政党协议与政党提名之精神，放弃其当选资格，俾友党候选人当选，惟有如此，始能符合召开国民大会的宗旨。……余今日根据党的协议，依照党的政策，信守党的诺言，执行党的纪律，对于本党同志应否当选代表，能否出席大会之问题行使党章所赋予总裁之最后决定权，予以决定。……这样一来，蒋介石扮起花脸，露出青面獠牙，一手拿着反动党章，一手提着美式手枪，以总裁身份命令退让，否则就要实行“党纪”制裁。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吓倒我们这些代表。此时各省市被迫退让的代表越来越多，已有四百多人，大家怨气冲